

人生印记

桂子山的桂花

许秉智

在我的庭院中种了两棵桂花树，一棵是银桂，另一棵是金桂。近些日子，浓郁的花香被秋风裹挟着飘洒到庭堂的每个角落。晚间坐在书房里，花香与书香让我沉醉其间，不禁联想起三千里之外桂子山上的桂花——那里曾经是我的母校。

气味也是有记忆的。它一如过往的精彩画面，深刻地嵌印在脑海的嗅觉区里。想起三十三前的秋天，我坐了一天一宿的绿皮火车去武汉读书，下了火车后再按照学校通知书上的指示，乘坐公交汽车到桂子山。公交车售票员告诉我，你要去的学校就在这座桂子山上。背着铺盖行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浓郁的桂花香气袭入我鼻孔，我这才明白校园占据的这片山峦为何叫桂子山了。从此，这种香味便被储存在我的记忆库中。

在学校里学习既久，才知道“桂”这个字是个极佳的字眼。古人解释说桂是“江南木”，右边的圭字则表示玉石，而且古代的圭玉形状呈上圆下方，正对应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理念。“桂”还有吉祥的含义，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在《离骚》中频频用“桂”来指代贤才；大学是为国育才之地，母校坐落在那里，可谓名至实归。

武汉本属荆楚大地，自然也在当年屈原的行迹范围之内。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其实这个楚地既涵盖岳麓山畔，也包括黄鹤楼边。回想那三年中与众多师友切磋琢磨的场景，至今以为实在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体验。记得武汉的东湖上有一处纪念屈原的碑亭，当年与同学屡屡来此感受楚地文化。在武汉的校园里，我连续嗅闻了三年的桂花香气，既在香气中体会了学问的博大与天地的宏广，也感受了人生的诗意与人心的精微。

回到青岛后时时难忘那馥郁浓烈的桂花香气，三十年来它俨然成为我的一种嗅觉符号——只要闻到那股特有的香味，思绪便会飞到桂子山上。那时的青岛人家，种植桂花树的不是很多，桂花树种的价格也曾一度被炒得老高；就在那个高价位时代，我居然花了半个月的薪水，端回家一盆约有一米高的银桂。

此后放在居室里养了三年，期盼它秋天的香味。岂知这桂花树本来只适合山林和户外种养，放在居室里它根本不理睬你的苦心，绽放的花蕊稀疏寥落。梅花香自苦寒来，桂花何尝不是如此呢？栉风沐雨才能修成正果。于是我把它从居室中搬到屋外，种在了庭院前面的临窗空地上。自



插图 阿占

此之后，这株银桂的身体日渐强壮，如今枝干如拳，叶冠如盖。

一株银桂矗立在那里有些略显寂寞，于是前些年我又去崂山里的花农家里，给它找来一棵大小相仿的金桂做伴。如今，银桂和金桂一东一西并排而立，已然成为庭院的主人。从中秋节前后开始，两棵桂花树已经绽放数日，我也一直沉浸在这充满诗意的味道里，细细品尝它们一年一度的馈赠。

时间既久便发现，与白昼相比较，黄昏过后的桂花香气似乎更加浓烈——白天的桂香如涓涓细流，夜晚的桂香则如澎湃的潮水，一浪一浪地向鼻腔汹涌而来。据如今的科普知识解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晚间相对潮湿的空气更容易集纳香气。不过我总觉得，或许因为晚间目力不济且耳根清静，于是这闻香的鼻子更加灵敏起来的缘故吧，正所谓“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由此看来，客观存在的香味更需要我们去主动地体味。西方哲人不是说，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吗？

今年中秋节后几日，正赶上母校庆祝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从身临校庆现场的同学发来的照片看，那三千里之外桂子山上的桂花也正进入盛花期。如今的校园早已高楼林立，历经几个时代的校舍也被修葺一新，当年我们三个年级的研究生们居住的宿舍楼，因扩招的原因已经改成了女生的专用楼，变化可谓大矣。

同学还告诉我，母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如今已经稳居全国师范大学前三位，我自然要为学校的发展与进步而欢呼雀跃。不过我更思念那桂子山上成片的桂花林，更思念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嗅闻过桂子山上袭人香气的众多师友和同学们。

青岛赋

胡高期

癸卯之秋，受同乡郑丹兄之邀，十载之后。再游青岛，感城之变化，为谢兄之盛情，欲效古今文人酬答之意，遂作斯赋，谨书以赠，其词曰：

禹铸九鼎，始立青州，
世衍青岛，天下风流。
东夷牧猎，望海滨而止步，
北斗移空，识天象以行舟。
秦帝巡疆，登岱岳而封禅；
田横就义，拒汉王以名留。
五百壮士守孤岛；
十万楚卒下秦都。
唐风宋雨，处机首衍全真道；
金末元初，至此仍存刻石书。
明清靖海，戚家军令拒倭寇；
锁国封关，坚船利炮议降书。
威海硝烟起，神州血泪稠。
中华兴革命，何惧断头颅。
通商开埠，科技前沿创百业；
建国兴城，依山环海矗高楼。
百年风雨，半湾岛屿兴华夏；
万国来朝，一颗明珠耀环球。

全民健体，多逢徒步登山客；
我今来游，也学刘海来砍樵。
海燕追风，掠云帆而蓄势；
岩鹰振翼，啄螺贝以归巢。
索道观光，多是他乡之客；
今朝登顶，当为诗赋之豪。
碧宇无尘，北望蓬莱宫阙；
乘风舞袂，仙家自渡云桥。
怪石嶙峋，隙长奇松曲棘；
秋茶郁郁，霜凋野草藜蒿。
香焚紫气，客至钟声杳杳；
聿笔题诗，风来落叶萧萧。
崂山道士归何处，摩崖石刻，
雨蚀风消。千秋过往，万代风骚。
民丰物阜，还看今朝。
东坡知密州，未闻东廓有奇景；
板桥知潍县，书寄莱州谢同僚。
往事已矣，浪拍天高，欲把酒临风，
何人借瓢。但见风云暗涌，看红旗猎猎，
东方巨舰又启锚。

时至日暮，相送栈桥，

赏灯光之秀，品散啤之香。
游人闲步，海燕轻翔。
小青岛上，灯塔初放，
安澜亭外，水阔云长。
一曲渔歌，千艘渔舟将靠港；
三声汽笛，五星军舰已归航。
夜幕低垂，首开烟花之盛；
火炬高耸，永照奥运之光。
远近相呼，七彩飞灯连楼廊；
高低错落，倒影宛在水中央。
移身换景，流连艺术之海；
摄影成图，尽是异乡之郎。
五四广场，少年炫彩青春梦；
奥运火炬，万古长明国运昌。
难眠之客，只为半生羁旅；
不夜之城，依旧灯火辉煌。
江南草莽，本是山溪垂钓客；
笔墨营生，难当黄海打渔郎。
三韵到底，千字成章，就此搁笔，
月下西窗。涛声打向双人枕；
秋梦重回九赋堂。

生活记录

晒秋

崔启昌

晒秋，是乡间庄户人的营生。

北来的风中掺足了凉意，大气愈发清新通透，天，高而且蓝；云，淡而且白，暮秋景致呈现出来，胶东乡间晒秋的生活计随即来了。

晒秋，从营造一方场院开始。

天刚蒙蒙亮，草梢儿上还挂着一些露水珠子，村子西崖的老朱便牵出黄牛，肩扛木犁铧急匆匆往北岭上走。今天他活儿不轻快，趁着昨天挑水淋漓的湿润劲儿，晌午前他得犁地碾出一方较上年更宽大的场院来。春里卸犁歇息的黄牛此时已是膘肥体壮，拉犁整方场院不在话下，老朱借劲汗都没怎么出。吧嗒完一袋旱烟，他遂在犁好的地里拖起碌碡依次碾压，晌午时分，一方平如镜面的宽敞场院宣告落成。

地里的庄稼按着农时被老朱一一接进场院。老朱手执木杈不大工夫便翻弄一遍，三五天光景吧，谷粒、高粱和大豆，以及媳妇从场院边采摘下来的花生开始联合着在场院里绘制好看的图景。挑开秸秆，扬净草屑，老朱喜滋滋地俯身看新茬儿粮的红，看新茬儿粮的黄和白，禁不住一张口，那让晒秋邻居们笑岔气的跑调茂腔段子就哼了出来。

凉意再浓，胶东乡间晒秋的节奏愈发快了。瞅着日落时的火烧云，夕照中的农家院落里便有了明日下地切晒地瓜的吩咐。男劳力舞镢刨挖，女劳力执刀快切，孩子们则勤快地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翻晒，到晌午，转身回看甩在身后的大片坡地里就呈现出了晃眼的白。白生生的地瓜干，黄灿灿的苞米面儿，两厢再联手白菜、萝卜，这是胶东庄户人家一冬一春的糊口主食。傍晚，夕阳中摊开四五轮火烧云，地瓜干拢堆时就能奏出“哗哗啦啦”颇有乐韵的声响了。

晒几篓地瓜枣，这是胶东乡间女人晒秋的事儿。村南屋赵大妈晒地瓜枣可拿手了。洗一锅大个红瓢地瓜，穰草引火后添干透的果木柴猛烧，等到诱人的香气弥漫整个院落，赵大妈便起身弹去身上的草屑，扯下身上的厚布围裙，挪步抻腰，让红瓢地瓜在木炭的余热中再闷一会儿。掀起锅盖，融着喷香味道的热气袅袅升腾。赵大妈依然不急。她嗽嘴吹散遮眼的热气，捧起一个熟透的红瓢地瓜，翻来转去仔细瞧。过了一会儿便念叨起来：“是顶顶好的地瓜哟，晒成瓜枣保准又甜又糯又香哩！”

红瓢地瓜退皮凉透，赵大妈照例拾掇出家伙什儿，一刀一刀将其切成厚薄均匀的地瓜片。过后，起身把芳香四溢能透光亮的地瓜片摊晾在天井中央的苇箔上。苇箔摆满了，赵大妈搬出高脚凳，轻快地迈上去，地瓜片又被挨个摆放在院墙上。院墙摆满了，她又拖出木梯，斜靠屋墙，于是，红亮亮的地瓜片又齐刷刷在正屋屋檐上开始了成为家人甜美闲食的演变历程。秋阳正好，凉风带劲，一个集空工夫，赵大妈收起此时已成干品的地瓜枣，搁在一搂粗的柳条篓里，等待地瓜枣周身泛出一层白霜似的糖面儿。

胶东海岸线上，靠海人家每年秋里晒海货是个传统。有人说，吃鲜口味妙，吃干很筋道，吃咸看爱好。暮秋，胶东沿海没有什么海货不能晒。晒鱼、晒虾、晒贝、晒紫菜、晒海带，瞅准好天，但凡捕捞上岸的海货都能晒。由此，蜿蜒逶迤的海岸线上，建筑风格古朴而传统的渔家院落里，随处都有翻来覆去接受阳光照晒的海货。此时此刻，渔家人习以为常的海货腥气就算顶风也能溢散很远、很远。由鲜变干，挥发而去的是水分，留下来的却是营养。

晒草，这是胶东庄户人秋里最拖后的活计。按农时，通常八月十五一过，各家才有收草一说。收草也叫薅草，绝对是个累活。选好地场，依次薅过去，青草被连根拔起后，打捆挑担运回家。青草垛在村头巷尾，在场院旁边天天长个。直至暮秋风起雪至，这番累活方告段落。在胶东，青草是家畜家禽的过冬食料。秋末，庄户人家常常花几天工夫翻晒。长的铡短，短的铡细，等焦干后粉碎成草面儿，冬春配合少许精料饲喂畜禽。六畜兴旺，日子倍儿棒，庄户人有很大希望寄托在高高大大的草垛上呢。

晒秋，在乡间忙碌而辛苦，但对庄户人而言苦中有乐。毕竟，从春到夏再到跟前，汗水已有结晶，收成可见可及。村人们明白，躬身劳作，这是自己的本分，守住这个本分，就会有丰富多彩的冬季，就会有风调雨顺的明日。